

契訶夫劇選集
獨幕劇集

契訶夫
獨幕劇集

文化生活出版社

譯文叢書

契訶夫戲劇選集

李健吾譯

契訶夫獨幕劇集

文化生活出版社刊行

序

這裏是九齣獨幕劇，契訶夫的獨幕劇全部包括在內。每齣都是一個小小傑作，正如他的短篇小說在世界文學之中稱雄一般。我們現在依照寫作次序，稍稍加以註釋：

(一)大路上 這是根據他的小說秋天改編的。小說是一八八三年在鬧鐘第十五期發表。劇本在一八八五年初秋送給官方審查，用了一個筆名契孔特 (Chekonte)，從此石沉大海，失去音信，直到劇作者逝世若干年後，才又從檢查機關找了出來。審查的案語是『一齣陰沉的骯髒的戲——不得通過。』

(二)論煙草有害 初稿在一八八六年二月寫成，當即發表於彼得堡日報，其後在一九〇二年九月，契氏重寫一過，增厚心理成分，滑稽而有悲感。

i
(三)天鵝之歌 這是根據他的小說 Kalkhas 改編的，所以最早就用 Kalkhas

做爲標題。一八八七年寫好，次年二月十九日上演於莫斯科 Korsha 劇院，同年十一月稍加修改，題做天鵝之歌，副題仍是 Swans，一八八九年在演劇季叢刊第一輯和藝術家發表。一八九〇年一月十九日上演於彼得堡 Alexandrinsky 劇院。

(四)熊 一八八八年八月寫成，同年十月二十八日上演於 Korsha 劇院，先後在新時代日報，藝術家與鬧鐘等刊物上發表。

(五)求婚 一八八八年十一月寫成，先後在新時代日報和藝術家發表。

(六)塔傑雅娜·雷賓娜 一八八九年用一天工夫寫成，獻給友人蘇渥樂 (Soulavina)。這原是蘇氏的同名長劇，當時正在莫斯科上演，契氏寫信向他討一本法文字典，說有一件禮物交換。蘇氏不久收到這齣獨幕劇，印了兩冊，一冊留給自己，一冊送給契氏做紀念。蘇氏的故事是一位女演員（塔傑雅娜·雷賓娜）愛上了一位風流少年（莎畢寧），他騙到她的愛情，另外愛上了一位薇娜·奧林蘭娜夫人。聽到不幸的消息，雷賓娜服毒自盡了。他的人物大都又在契氏的獨幕劇出現。

(七)一位做不了主的悲劇人物 一八八九年五月寫成，從他的一八八七年的小說許多人中間的一個改編過來的。

(八)結婚 一八八九年十一月寫成，根據他的一八八七年的小說和將軍結婚和其他小說的材料改編的。

(九)週年紀念 這是根據他的一八八七年的小說一個毫無保護的生物改編的，在一八九一年十二月寫成。

關於來源事實和年月，這裏根據的是 Balukhaty 和 Petrov 的契訶夫戲劇 Chekhov's Dramaturgy，一九三五年出版，後面附有 Muratov 編的契氏年表，感謝戈寶權先生，爲我譯出使用。

我們可以把這九齣獨幕劇分成兩類，一類屬於悲劇型，例如大路上，天鵝之歌和塔傑雅娜·雷賓娜；一類屬於「渥德維勒」型，其他都是。所謂「渥德維勒」Vaudiville，原是一種鄉下小東西，歌唱多於對話，在法國很是流行。到了十八世紀，走歌劇那條路的

叫做「歌喜劇」opéra-comique 走對話這條路的仍然叫做「渥德維勒」——「渥」是山谷的意思，「德」是屬於的意思，「維勒」是維耳 Vire 一個小地名的變音，其實就是「維耳山谷」罷了。品格不高，算不了什麼正經之作，從民衆來，因而也就最是接近民衆。契氏從小就愛好這類胡鬧的小喜劇，好像一張一張的浮世繪，沒有任何抱負，謙虛坦誠，讓觀衆爲自己的愚昧大笑一陣。有名的作家往往以寫「渥德維勒」爲恥，契氏不這樣想，認爲：『這是最高貴的工作，不見得人人能寫。』

無論是現實生活的俗淺也好，無論是抒情境界的質樸也好，契氏有力量在光影勻適的明淨之中把真純還給我們的心靈。蕭伯納有太多的姿態，不夠樸素，所以只好對自已表示歛望：『我每回看到契訶夫一齣戲，我就想把自己的戲全部丟到火裏。』樸素是一種最高的美德，然而並不就是單純。契氏是一個複雜的諧和的存在，太單方面看他，我們可能喪失許多欣賞的機緣。高爾基明白：『契訶夫一輩子活在自己的靈魂當中；他永遠是自己，永遠內在地自由。』

目次

序·····	i
大路上·····	三
論煙草有害·····	五一
天鵝之歌·····	六一
熊·····	八三
求婚·····	一一三
塔傑雅娜·雷賓娜·····	一四五

一位做不了主的悲劇人物	一八一
結婚	一九五
週年紀念	二二五
契訶夫自傳(附錄)	二五三

大路上

人物

提洪·葉甫斯傑格尼耶夫

大路上的一座小店的東家。

塞萌·塞爾格耶維奇·包耳曹夫

一個敗了家的地主。

瑪麗亞·葉高羅夫娜

他的太太。

薩瓦

一位上了年紀的香客。

納查羅夫娜

女香客。

葉菲莫夫娜

費嘉

一個農夫。

葉高爾·麥芮克 一個流浪漢。

庫茲瑪 一個車夫。

郵差。

包耳曹夫太太的馬車夫。

香客、家畜販子、等等。

事情發生在俄國南部一個省份。

景是提洪的小店。右邊是櫃臺和酒瓶架子。後邊是一個通外的門。門外靠上，掛着一盞骯髒的紅燈。地板和貼牆的長凳全擠滿了香客和過路人。許多人沒有空地就坐着睡。夜深了。暮起時，雷聲在響，隔門可以看見電光。

提洪站在櫃臺後面。費嘉踰成一團，半躺在一條長凳上，靜靜地拉着一架手風琴。靠近他是包耳曹夫，披着一件夏天的破爛大衣，薩瓦，納查，羅夫娜和葉菲莫夫娜躺在板凳近邊的地板上。

葉菲莫夫娜（向納查羅夫娜）親愛的，推推老頭子！別想得到他一句答話。

納查羅夫娜（掀起一幅蒙着薩瓦的臉的布的犄角）你上香的，你是活着還是死啦？

薩瓦 我幹嗎死？老婆婆，我活着！（仰身拄着肘子）行行好，蓋上我的腳！對啦，往右腳上

面拉過來點兒。老婆婆，對啦。上帝保佑我們。

納查羅夫娜（蓋好薩瓦的腳）睡罷，老爺子。

薩瓦 我也好能夠睡？老婆婆，我只要有耐心煩兒忍得了這個疼，也就成了；睡不睡倒也罷了。一個有罪的人不配有安息。女上香的，那是什麼響？

納查羅夫娜 上帝送了一陣暴風雨來。風在號哭，雨在往下噴，往下噴。全下到房頂，流進

窗戶，像乾豌豆。你沒有聽見？天上的窗戶打開了……（雷聲）天呀，天呀，天呀……

費嘉 吼着，響着，發着怒，就轟隆隆轟隆隆個沒有完！……就像一座樹林子，在響……

……風哭得像一隻狗……（縮過去）還有冷！我的衣服溼了，門開着，全進來了……

我倒好攔在架子裏頭往乾裏絞……（輕輕地彈琴）我的手風琴發潮了，所以你

們呀，別想聽音樂啦，我的信正教的兄弟們，要不然呀，真的！我會拉一段好的給你們聽！真正瓜瓜叫的！你們可以來四對舞，或者隨你們高興，來波蘭舞，或者兩個人跳的什麼俄羅斯舞……我全拉得來。在城裏頭，我在大飯店當侍者，我賺不了錢，可是我的手風琴才叫拉得好。我還會拉六弦琴。

角落裏發出一個聲音 一個蠢東西的一段蠢話。

費嘉 我滿不攔在心上。

〔稍緩。〕

納查羅夫娜 （向薩瓦）老頭子，現在暖和了，只要你躺下去，暖暖你的腳。（停）老頭

子！上香的（搖薩瓦）你要死了嗎？

費嘉 老爺子，你應當喝點兒涅德喀。☉喝酒，燒，在你的肚子裏燒着，你的心就暖和了。喝罷！

納查羅夫娜 年輕人，別亂吹啦！老頭子也許正在把他的魂靈兒還給上帝，或者正在爲

他的罪過懺悔，你像那樣子講話，拉你的手風琴……放下來！你就沒有臊！

費嘉 你纏他有什麼好處？他幫不了你什麼，你……你那老婆婆的話……他沒有一句話回答，你倒喜歡，快活，因為他在聽你瞎白磕……老爺子，你睡你的罷，別理她！由她說去好了，你就當沒有她這人。女人的舌頭是魔鬼的掃帚——把好人和聰明人全掃到房屋外頭。別睬理……（揮手）你這人可真瘦，哥兒們！真可怕！像一架死骷髏！沒有血肉！你真在死嗎？

薩瓦 我為什麼死？噢，主，救救我，別白白死掉……我疼上一會兒，上帝幫我，我就好起來了……上帝的母親不會讓我死在一個生地方的……我要死在家裏。

費嘉 你打遠地方來的？

薩瓦 從伏洛格達，城裏頭……我住在那兒。

費嘉 這伏洛格達在什麼地方？

提洪 莫斯科的那邊……

費嘉 可不得了……老頭子，你這趟路真不近！走來的？

薩瓦 走來的，年輕人。我來到頓河的提洪，我到神山去……從那邊，假如上帝願意，到奧代薩……他們講，從那邊到耶路薩冷便宜，二十一個盧布，他們講……

費嘉 你也去過莫斯科？

薩瓦 那還用說五次……

費嘉 那是一個好城市？（吸煙）發達嗎？

薩瓦 年輕人，那兒有許多教堂……教堂多的地方總歸是一個好城市……

包耳曹夫 （走近櫃臺，向提洪）求你了，再一回！爲了基督的緣故，倒給我！

費嘉 關於一個城市，主要的事是牠應當乾淨。假如塵土多，必須拿水沖；假如骯髒，必須

弄乾淨。應當有大建築……一個戲院子……巡警……馬車……我呀，我在城市裏

頭住過，我懂。

包耳曹夫 一小杯也就成了。我過後兒給你錢。

提洪 夠數兒啦。

包耳曹夫 我求你啦！可憐！可憐我！

提洪 走開！

包耳曹夫 你不明白我……傻瓜，要是你鄉下人的木頭腦磕有一點點頭腦的話，你就

明白不是我問你要，是我內裏頭，用你明白的字眼兒，問你要問你要的是我的毛病！

明白罷！

提洪 我們是什麼也不明白……走開！

包耳曹夫 因為假如我不馬上有酒喝的話，你聽明白了，假如我滿足不了我的需要，我會犯什麼罪的。只有上帝知道我會幹出什麼來！你開這店也有日子了，渾蛋，你就沒有看到一堆醉鬼，你就沒有想法子搞清楚他們像什麼樣子嗎？他們有毛病！你願意怎麼樣他們就怎麼樣他們，可是你得給他們渥德喀！好啦，現在，我求你啦！求求你！我低頭下氣地求你！只有上帝知道多低頭下氣！